

殷人尚声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766487)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766487>.

Rating:	Not Rated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姬屋藏郊 , 发郊
Character:	殷郊 , 姬发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10-12 Words: 19,748 Chapters: 1/1

殷人尚声

by [junshanyue1010](#)

Summary

他披上白底绣金的袍，华美纹样由腥臭血污织就，皓皓之白是累累白骨堆积，殷商五百年的罪愆与荣耀压在他身上摇摇欲坠，他注定要献祭玄鸟之身，以血偿血，这是他作为成汤末世子孙的宿命。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work for [notes](#)

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阕，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也。——《礼记·郊特牲》

01

凄厉的哭嚎，零碎的肢体。

刺目鲜血纵横成河流，腥气弥天。

恶心。

殷商大败西岐，殷寿心情甚好，宴饮群臣。

开宴前，先以人性祭祀，这是商族最为隆重的仪式。

十来个俘虏被缚在殿前空地，已经砍得不成人样，断肢七零八落横在地上。

剩一个为首的西岐将领——最高级的祭品，要留到最后杀。

那将领绝望地看着同僚的血浸过他的脚踝，抬首冲高台上的人声嘶力竭：

“殷寿！你不得好死！我就睁着眼睛在天上看，你和你的殷商一起烂死！殷郊！你背叛主上，忘恩负义之徒，必遭天谴！”

殷郊低头坐着，一动不动，一语不发，神情苍白无波。

那将领还要再骂，殷寿蹙眉，不屑地冷哼一声，随意一挥手，那人便被从喉咙刺了个对穿，死不瞑目地倒在地上，鲜血从颈间向四周蔓延开来。

礼成。

殷寿高举敌方将领头颅制成的酒樽，宣布开宴。

诸臣起身敬酒谢恩，一时欢声笑语，管弦纷乱。
座下唯有一人，白衣散发，垂首静坐，与喧天热闹格格不入。
殷寿不悦地睨他一眼，道：
“殷郊，为何不饮？”
殷郊拱手作揖，淡淡道：
“回大王，我不想喝。”
他没管他叫父亲，但殷寿并不在意。只是不耐烦他这副不恭顺的模样，定要刁难他。
“这一仗，你是功臣，焉能不喝？”
殷寿把玩着手里的头骨酒樽，冷漠语调中走透露出几许玩味。
“定是嫌恩赏不够，此头是你斩下，自然得你来拿它饮酒。”
随即一挥袖，“来——拿去放到殷郊面前，给他满上。”
侍从毕恭毕敬地照做。
那头骨被清理的很干净，光滑洁白如象牙，倒满清如醴泉的酒液，折射着炫目的日光。
殷郊却仍能闻到上面残留的血腥气。
那味道钻入他的鼻间涌上他的眼。
他似乎看见缝隙里没剔净的骨肉和须发，他想起这人生前的样子。
一个鲁莽暴躁，但仗义勇武的人，他们在战场相遇，杀红了眼，他挑下他的头颅。
一个活生生的人，被剥落皮肉，挖空眼珠和脑髓，制成器物，被他的同类赏玩。
他的胃里开始翻江倒海，呼吸微促。
那腥气越来越浓重，挟卷他回到懵懂无知的孩提时代。
也是在这高台之上，人性的哭嚎声贯耳，飘荡在空旷的场地上空，哀转不绝如冤鬼索魂。
残碎肢体横陈一地，他不敢看，脸色煞白，浑身发抖，他想逃离这里，抬头却见他父亲如山宽阔的背影，坐在他前面，冷漠沉稳。
他...怕走了之后让父亲失望。
突然十几个人头唰唰落地，嚎声戛停，天空瞬间被染上猩红。
隔着数十丈远，他却感觉那血淋淋溅了他一脸。
他吓得立时捂上了眼，铺天盖地的血腥味涌上来，伴随那挥之不去的哭喊在他幼小的身躯里流窜。
乐声起。
他手脚发软瘫在地上。
他偷偷从寝宫里跑出去找父亲，他的父亲高大威武，而他还没有父亲的腿高，他仰头看父亲，眼里满是期待。
他的父亲露出一抹不明觉厉地笑，让他跟上来。
他就跟着到了祭祀现场观礼。
他竟不知平时洁净庄重的祭台原来可以染上这么多血。
这么多血，要用多少水才能冲洗干净啊！
有人告诉他，人牲祭祀是商王族最隆重的仪式，每位王族成员都应出席祭祀典礼为荣。
荣耀？荣耀为什么是折磨人呢？母亲不是这样教他的。
有人又告诉他，这些人牲不是人，他们是异族，是俘虏，是牲畜，他们活该。
活该？什么叫活该？
七岁的殷郊趴在地上开始呕吐，没有听到他父亲的一声冷笑。
殷郊回过神来，背后冷汗浸浸。
他拂落了酒樽，起身离去。
喧闹声戛然而止，四座里皆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头骨轱辘轱辘在地上滚了几圈停下，骷髅面骨朝上，阴森森对着众人。
殷寿淡定地饮了一口酒，“继续，理他做甚。”

他扶着墙走回母亲旧日的寝宫，一如七岁那年从祭祀现场逃离，深一脚浅一脚跑回来扑进母亲的怀抱。
只是母亲已经不在了。
他坐在枯死的老槐树下，望着灰蒙蒙的天。
那天也是这样的乌云天，他在母亲怀里大哭，母亲搂着他轻拍。

“郊儿，不怕，母亲教你抚琴，琴声静心，你不开心的时候弹琴，母亲就在你身边。”
他起身去翻找。
在芜秽丛生的宫室里，在落满灰尘的宫室里。
他翻不到一把琴。
他眼前一黑，坠在冰冷的砖石地。

醒来时他在他自己居处的床上。
殷寿坐在他床边拨弄着那个骷髅酒樽。
白骨晃在他眼前，他心里一堵，无视殷寿欲起身下床。
“死过一回，胆子大了不少，竟敢公然忤逆我了。”
殷寿撇了那骷髅头，扼住他的脖子，几乎把他提起来。
殷郊也不愿再和他继续扮演父慈子孝。
“我说过，我回来，是为了成汤天下，对于你，我不在意，正如你不在意我一样，你若要杀我，也请便。”
殷寿现在不会杀他，他从昆仑学仙归来，一人能抵千军万马，殷寿杀了他，无疑自毁长城。最多是...变着法羞辱他泄泄愤。
他就和殷寿这么僵着吧，他们明明怨毒了彼此，却都不能即刻动手。
他平静地闭上眼，过了一会儿殷寿松开他狠狠甩到一边，他被掐得两眼发昏，倒在床上喘气。
殷寿缓慢拍了两下手，姬己和申公豹走进来，不等他反抗，申公豹一甩拂尘缚住他手脚，随后掐了一个诀，他瞬间没了意识。

02

“主公，殷郊彻底叛了我们，臣请出征，声讨这忘恩负义之徒，杀了他祭旗，为惨死的将士报仇！”
姬发负手而立，背对营帐内黑压压跪了一地的将士，沉默不语。
为首之人见他犹疑，进而激昂劝道：
“主公！这等无耻小人，还留他做甚？”
姬发闻言突然转身朝他怒喝，衣袍翻卷挟风。
“你闭嘴！”
“主公！”
“滚出去！”
他紧紧闭上眼指着帐门口，众人噤声，终是无可奈何地退出去，一旁沉默多时的姜文焕突然开口，恍惚道：
“殷郊是为了救我.....定是殷寿逼他.....怪我，他不该救我的。”
姜文焕垂头盯着地面，痛苦神色在他憔悴的面庞上铺开。
姬发走出营帐，雪后新晴，阳光有些晃眼。
“不关你的事，他是有自己的考量。”
他幽幽一叹。
殷郊刚从昆仑复生回来的时候，他们过了一段还算愉快的日子，他们在西岐的山间田野游赏，他教殷郊割麦子，把割下来的麦子结成花环戴在殷郊头上，金黄饱满的穗子衬得他明眸皓齿。
然而天谴愈发严重，殷寿更是暴行无状，屠戮忠良。哀鸿遍野之下，容不得他二人继续肆意无忧，他父亲姬昌不久也病逝，他继位，以周为国号，正式伐商。
殷郊算昆仑派来的战力，发了绝誓的，也要上战场。
出征前，西岐将领来向他表明决心：
“主公，我等必誓死追随主公诛杀殷寿，替天行道，助主公为新王。”
他和殷郊同时默然，他看见殷郊眼里的落寞。
他摆摆手让人退下，朝一旁的姜子牙坚定道：
“尚父，我愿只声讨殷寿，不易殷商国号，事成后拥立殷郊为君。”
“哈”，姜子牙捋着胡须笑笑，“你小子，说什么赌气的话。”
姜子牙告诉过他，殷郊的人皇命格早随着斩首那一下斩断了，而他姬发才是顺承天命的新

一任天下之主。

他望向殷郊颈上那道刺目的疤痕，昆仑的仙术再高超，也没能还他一个完完整整的殷郊，就像已经发生的事，不是嘴硬便不作数了。

他犹豫纠结地开口唤了声：

“殿下……”

殷郊垂眸，浓密鸦睫遮住眼里的情绪。

“姬发，从前在朝歌，你也不曾这般称呼我，如今我不再是殷商太子，而你是西岐新主，更不该这么叫我。”

殷郊冲他勉力一笑，随后转身离开，洁白裙摆拖曳如鸿鹄尾羽。

那一剑斩断了他天潢贵胄的命格，也斩断了他的鲜活明媚。

姬发俯身，用手舀起一捧雪，风来，那白雪如细沙，没有丝毫粘连，尽数被吹走，纷纷扬扬又归于半尺厚的雪地里。

他握拳，徒留满掌心的凉意。

03

殷郊从黑暗中醒来，入眼是自己床顶的垂幔。

方才...是殷寿让申公豹和姐己来给他下咒，应该想控制他吧。

他理了理思绪，过往的一切都历历在目，他分明什么也没有忘记。

他记得他是殷商戴罪的王孙，是西岐背信弃义的叛徒。

他八年的挚友姬发，在刑场上拼了命的救他。他头颅落地，仍被送到昆仑用尽天材地宝救活，元始天尊座下广成仙人收他为徒，教他修习仙术，学成后他带着昆仑的期望被送到西岐帮助姬发伐商，姬发把他视作座上宾。

但他很快背叛了自己的挚友，背叛了昆仑对他有再造之恩的仙人。

他清楚地记得倒戈的第一战，西岐将领们对他的辱骂，一字一句的，记得昆仑过来帮忙的几个仙人对他失望痛心的眼神。

姬发呢？那天没见到姬发，估计是对他无话可说恼怒至极要和他绝交吧。

那又如何？他是成汤子孙，玄鸟之命。天下倾覆，君王无道，合该由他匡扶正道，他纵然从前和姬发关系匪浅，到底他是君，姬发为臣，何需姬发越俎代庖？

他成汤子孙的傲骨不容他人来敲碎，殷寿之罪，他自会弑杀，不劳岐周那些人。

他们要恨他就恨，除了这一身血脉他早已一无所有，还怕逆天独行吗？他的母亲已经先行证道，生前身后，连一个好名声都没留下，他又何惧滔天的罪恶倾于他一身？

他不认命，也甘愿背上万钧沉枷，他殷商五百年基业，不过殷寿一个暴君，怎就要认了国运衰竭的天命？

他耳畔是祭祀的乐声，巫祝献舞，万民齐颂。

昔有成汤，自彼氏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

他闻见烟火烹食的香气，五谷陈列，六畜供飧，他听见自己叩拜先祖时浑身玉器的叮当作响。

殷商的高楼绝不能在殷寿手中倒塌！

他要支起这沉沦之世，庇护万民，守住殷商五百年的荣耀。

他记得，记得罪过，记得责任，记得恨，他什么都没忘。

看来申公豹和姐己的法术也不过如此。

04

姬发问姜文焕，东鲁长什么样子？有什么，是西岐没有，朝歌也没有的。

姜文焕说，是海。

海？

姜文焕又说，碧波千顷，一望无际。

是吗？他没见过，殷郊也没见过，但是殷郊曾对他说，他的母亲告诉他，大海就像天一样，很蓝很蓝，很广很广。

像天一样吗？姬发仰头望天，万里无云，澄澈蔚蓝，西岐晴日多，不似朝歌常阴。

其实朝歌晴天并不少，是他自己一想起，就觉得阴云密布。

这个印象或许来自于八百质子集聚朝歌后，他们正式结成质子旅那天。

那天他第一次见识到了人性祭祀。

再过多少年他也忘不了那些人性的惨状，每每一回想，血腥味就萦绕在他鼻间。

他亲眼看着人性被砍成几段，削骨剃肉，肠子肚子流了一地。

撕心裂肺的哭嚎声连天都不忍闻，天空乌云笼罩，灰暗无光。

他们都是一群半大孩子，有不少人直接被吓晕。

他忍着想吐的冲动，掩住口鼻，抬头去看站在前方统领他们的那个男人，他是殷商的二王子殷寿。

那人是个英雄。

殷寿告诉他们，殷商勇士，要忠诚勇武，连杀人都见不了，以后上战场如何执剑御敌。这些被杀的人，都是有异心的罪人，该杀，只要他们忠心侍奉殷商，永不背叛，便可以安然活着，甚至建功立业，成为真正的英雄。

英雄，他便是怀揣着做英雄的梦满心期待来到朝歌的。然而希冀总是用来被打破的，这里尚武，更嗜杀，将以血淬剑视为英雄的殊荣。

其实，他自以为不是一个心慈手软的人，他知道要做英雄，怎么可能不见血，他愿意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但他更认可手起刀落的爽快，将同类毫无尊严的虐杀，他只感到彻骨的恐惧。

他知道殷商这是要绝对的臣服，王族需要最锋利称手的武器，可他们是人，不是器物呐。

在他迷茫不知所措的时候，他遇见了殷郊。殷郊是殷商唯一的王孙，美丽高贵的王孙为了向父亲证明自己，竟然来到质子营和他们混在一起。但他不喜欢人性祭祀，也从不出席。

他们志趣相投，很快成了彼此最好的朋友。他总是不自觉的眼神粘在殷郊身上，喜欢想一切美好的词汇来描述他，起初他以为这是对待朋友独有的偏爱。

后来又一次盛大祭祀观礼，周围不少同来的质子已经能面不改色的观看，甚至有人眼里闪着诡异的光，津津有味的欣赏。

他依旧被熏得恶心想吐，他想又要做好几天噩梦了，梦里这些人性的鬼魂会上来掐他的脖子。

殷郊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他身后，勾了勾他的手指。

“跟我来。”

殷郊把他领到宫外的草地上，淡淡道：“吐吧。”

他几乎把胃液都呕出来才作罢。

殷郊递给他一方帕子擦嘴，他接过来，上面有槐花的香气，他没舍得用，偷偷藏在怀里揣好。

殷郊没看见，严肃地对他说：“以后再有祭祀，你就别逼着自己来看了。”

他说他一点也不想来，只是主帅说殷商勇士不能怕这些，殷郊听了，认真地说：

“从小到大，我只有这一件事没有顺着我父亲，但我在其他地方加倍努力，我相信早晚有一天能得到他的认可。”

殷郊又见他满头冷汗未消，伸手替他擦汗，那执剑的手竟十分轻柔，他煞白的脸一红，格外明显。殷郊却早已抽了手，抱起早已放在一旁的琴置于膝上。

“你看你被吓得可不轻，我弹琴给你听，母亲说琴音静心。”

琴声如涓娟细流淌进他的心里，殷郊垂眸看弦，容颜矜贵安宁，他心跳突然隆隆如鼓声和乐。

一曲终了，他不自觉地突然拉过殷郊的手，殷郊先是愣了一下。

他听见自己说，希望有一天我能带你逃离这个地方。

殷郊摇摇头，他的眼神澄澈而坚定：

“我是成汤子孙，我的家人都在这里，我不会离开，但我有责任改变这一切。”

只要我们自己成了英雄，就能改变这一切。

那好，他，想和殷郊一起，做殷商的英雄。

又有将士来劝他出兵，其中不乏当时和他一同在朝歌为质的兄弟。

在朝歌的最后一夜，他组织西岐的弟兄们劫法场，等送走父亲，安排好一切后，他潜入地牢去见殷郊。

殷郊昏迷未醒，牢房脏污，他是那么爱干净的人。他脸上浮起怒色，紧紧抓着牢房栏杆仔细看他。

相信我，我要带你逃离这个血腥野蛮的地方。

两次，他没有守住他单方面的承诺。

阳光折射下，他盛满眼眶的泪水晶莹闪烁。

朝歌是个吃人的魔窟，害了殷郊，害了他的父亲，害了他的哥哥，害了成千上万无辜之人。所谓王权以血腥暴虐来敲碎他们的脊梁，强迫他们抛去尊严跪趴在地，为牲为畜，稍有不从便扒皮抽筋，用雕刻罪名的滚烫烙铁在心尖烙下一生的噩梦。

天不杀你，我杀。

这逼子弑父，逼父食子的残暴王朝，就了结在他手里吧。

等眼泪干涸，姬发收起视线回了营帐，举动之间威仪尽显。他唤来传令官，神色凛然，沉声下令：

“即刻整军，明日开拔。”

姜文焕闻言上前，“我愿领兵。”

“好”，姬发看他一眼，点了点头。

05

殷郊在无边黑暗中听见一声清越凤鸣。

随后天光乍现，他被刺得睁不开眼，一只金凤突然朝他俯冲而来，还没来得及阻挡，那凤便冲入他腹中。

他从梦中惊醒。

好奇怪的梦，这是什么预兆吗？他不知道，算了，管它呢，天亮了，他该上战场了。

殷商连吃了几回败仗，岐周势力越来越往王畿逼近。

殷寿怒不可遏，把他遣上了前线。

两军战于谷地，殷郊站在崖边掐诀现出法相参战。

却远远瞧见西岐打头阵的人很是眼熟。

是姜文焕！

他忙收了法相，飞下山崖落在姜文焕身前。

姜文焕见了他，也立即下马与他相认。

“殷郊？我们俩都以为你是被殷寿操控了，看来你没忘了我。”

殷郊不解，“你们俩？还有谁？”

姜文焕一边说话一边拉扯他：

“自然是姬发，既然你没事，和我回去见他吧，我们都很担心你。”

“姬发？”殷郊疑惑，随即明了，推开姜文焕，冷冷笑道，“哦，是，曾经在质子营，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可如今他快要恨死我了吧，我跟他势不两立，他当是想将我千刀万剐才对，怎会担心我。”

“他...你...”，姜文焕叹了口气，“殷寿果然控制了你的记忆。”

“你想多了，殷寿如今奈何不了我，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决断。”

殷郊摇摇头，随后正色道：

“今日不巧，战场上遇到了你，你我表亲一场，我不杀你，你快走吧，下次再见，我就不会手软了。”

“你当真要与我为敌？”

“我是成汤子孙，你我各为其主……”

“好！”姜文焕打断他，“不必等到下次，你我现在就一决高下。”

殷郊见他固执，也怒了，不愿与他纠缠，疾言道：

“姜文焕！你肉体凡胎，怎么打得过我？赶紧走！”

姜文焕无动于衷，从地上捡了一把剑扔给他。

“你用剑和我打，我剑法从来没赢过你，我想和你再比一次，你成全我吧。”

随后他举起自己的剑，摆好动作，蓄势待发。

殷郊见状，叹气：“那好。”

他们打得难舍难分，殷郊收着力，不想伤他，姜文焕却横冲直撞，步步紧逼，迫使他反击。

“姜文焕！你这是何苦！你一向温和，今日怎么如此反常！”

他侧身，堪堪躲过姜文焕直朝他面上而来的一剑。

“少废话！要不就杀了我！”

姜文焕没有与他商量的意思，反又提剑向他刺来。

剑鸣铿锵，银锋闪烁寒光，殷郊没有伤到分毫，而每一次交锋，他都觉得心上被砍了一道痕。

亲人相残，在殷商王室他已经见过太多太多，他的祖父，他的伯父，他的父亲，他自己……为什么，为什么上天给予人们血脉相连，却又要让本该亲密无间的人为了争名夺利再亲手把血缘斩断，血缘于他们不是爱，不是相互扶持，不是温情脉脉，而是羁绊，是枷锁，是相杀后负罪感的来源，是刻镂进灵魂、卑琐扭曲、一生不得解脱的难言之欲。他的人生已经这样，他想在自己手上终结这肮脏卑陋的宿命便罢，不想再把姜文焕卷进来。

为什么要逼他。

他的手臂无力垂下，剑从手中脱落，咣当坠地。

他闭上眼，感受吹在脸上的肃杀的风，那是姜文焕朝他扑来。

他感到自己转了一圈，再睁眼姜文焕整个人倒在他身上，心口插着一支箭。

他错愕，回身一望，迅速掐诀击倒那放冷箭的西岐兵卒，姜文焕拽着他的袍角下坠。

为什么？

他蹲下抱住姜文焕，双手颤抖，同时落下眼泪。

不是反目为敌吗？为什么要救他？

姜文焕嘴角开始渗血，却对他笑：

“你上次救了我一命，我还你。”

“你别说话，我给你处理伤口……”

他慌张地去触碰那支箭，蹭了满手的血。

姜文焕却一把推开他，按住箭身向下用力让箭插得更深，口中顿时鲜血喷涌，溅了他一脸。

“你做什么！”

他仅剩的亲人自绝于他面前，他因绝望而怒吼。

姜文焕只是笑，笑得释然。

是了，他明明也可以躲过，却用要害处挡箭，方才又一直逼他出手，他在求死！

为什么呢？你明明已经脱离殷商的桎梏，有朋友有兄弟，为什么要求死？

姜文焕似是看出他心中疑惑，又似是想在弥留之际道尽心中积言，他呕出一口血，用沙哑虚弱的声带，伴着风声对他缓缓倾诉：

“殷寿逼子弑父，我父亲抓着我的手撞在我的剑上，他说我一定要活下去，姑姑也嘱咐我要与你互相扶持。可是我……早就不想活着了，从我的手上沾满父亲鲜血的那一刻起，我真的很讨厌血，很讨厌很讨厌，我恨杀人，无论是人性还是战场，血的味道让我恶心。”

姜文焕咳了几声，血和眼泪一同流淌。

“可我不得不也去杀人，杀很多人，弄上一身的血腥味。是殷寿，是殷商，是这世道毁了我，他们给了我荒唐的命运，却又叫我不能认命，我累了，我翻不出天去，我知道，只有用自己的血才能终结这一切。”

怀里的人闭上了眼，似是倦极，用逐渐僵硬的双唇扯出一个笑。

“能死在亲人身边，我很开心。殷郊，我走不动了，我要先去找我们的亲人了，你、你保重。”

殷郊纹丝不动蹲在地上，像被抽走了魂魄，姜文焕的躯体在他怀里一点一点变得冰冷，血的颜色逐渐暗沉。

他最后一个的亲人死在他的面前。

他在这世上还有什么呢？还有谁在乎他呢？殷郊眼神空洞望着前方，他不知道。

下一刻哪吒蹬着风火轮怒气冲冲向这边来，他被乾坤圈击中肩头，飞出几丈远。

哪吒带走了姜文焕的尸体，而他被赶来的殷商将士扛走。

血，他看见雪地上的一串血痕，他伸出手，满掌心是姜文焕的血。

腥气开始在他喉头鼻间流窜，他头痛欲裂，眼前的世界模糊不堪终至一片黑暗。

他瞥了一眼被捆在帐外木桩上，冻得不省人事的姜文焕。

商周甫一开战，姜文焕便投靠了西岐。

可惜几战下来不幸被活捉，商军叫嚣着要把叛徒送回朝歌当人性祭天。

让开！我要见太师。

他对面前阻挡住他去路的几个兵卒冷喝。

兵卒们面面相觑，犹豫不决。殷郊虽被废黜，又投了敌，但到底是王族子孙，他们不敢贸然伤他，只一路与他僵持到主帐前。

闻仲掀开帷幕出来，见了他，叹道，让他进来。

殷郊进了帐，帷幕放下，瞬间挡住外面呼啸的风雪，他一身雪花在暖黄灯火下消融。

他开门见山，放了姜文焕，我留下。

闻太师一向严肃，听了他的话，不由得气笑。

你凭什么以为你能换他？

殷郊面无表情，平静道，我是殷商太子，王族血脉，他不过一个东鲁的质子，蛮夷之辈。

要生祭，以我的血肉，更能感召天地。

我也可以把你们俩一起押回去。

这话果然不足以打动闻仲，然他也并非是来献祭自己做人牲的。

我在战场的表现，太师不是没有见到，杀了我，舍得吗？放了他，我愿回到殷商，反攻西岐。

听此言闻仲侧目，他接着说，把我们俩都杀掉，的确重挫西岐，可对殷商并无好处，反而西岐军会为了给我们报仇士气大振，到时候两败俱伤，何苦来？

你说的是有理，但我如何相信你是诚心回殷商？大王可是定过你死罪，还亲自监斩，你焉能不恨？

他说，殷郊永远是成汤子孙，清楚自己的责任，国有难，当誓死守护。我和殷寿的仇怨是私事，我也不是为了他，我是为了成汤天下。

闻仲不语，他望向老太师炯炯有神的眼，问道，我少时有幸得太师教导一年，太师以为殷郊是什么样的人？

闻仲不假思索，殿下为人纯善、诚挚。

既然如此，太师觉得我是会说假话的人吗？

两人静默片刻，闻仲忽朝他一拜，郑重道：

殿下，此次回朝歌，若大王有为难，臣必定尽全力保殿下。

一切都如他所愿，姜文焕活了，没有被当作人性祭祀，他也平安回到朝歌。

他似乎该安心了……

……人性？人性？！

他又听见祭祀的鼓乐，那乐声阴沉湿重，不对，这声音不对，寻常五谷牲畜祭祀的乐声不是这样的，这声音如鬼魂冤嚎，隆隆鼓点砸在他心里如骇人闷雷。他捂耳蜷缩，鼓声却愈演愈烈，他像躺在一张巨鼓上，被震起来又摔落。

那巨鼓翻了个面，天旋地转，将将站稳时他发现自己立于高台，周围是他的族亲，平时衣冠整洁不苟言笑的贵族子弟，七扭八歪躺了一圈，捧着不知哪来的断臂残肢生啃吸髓，一个个眼冒淫光，笑声变态，塞了满嘴的血。

他们在吃人！

殷郊俯身呕吐，却感到有冷凉的东西滴在他头上，他仰头，天空变成血色，下起腥臭的血雨，他的白衣上很快被浸成暗红色，湿重得抬不起衣袖。

凄异的惨叫哭嚎连绵响起，人性们在高台下被巫祝用灵异的咒语指挥刽子手们肢解躯体，冤死的魂魄从零碎的肉骨里飘起来，巫祝在鬼山鬼海里起舞，成千上万的鬼魂涌上高台。

身边的那群人还在笑，喝血啖肉后剩下的骨骸堆了满地，越来越多，越积越高，他被森森白骨淹没了小腿，骨堆顶上一个恐怖的骷髅头呲牙对着他，那骷髅在他面前无限放大，几乎将他吞噬。

不！！！！

谁来救救他！

殷郊！

他听见一声熟悉的呼喊，是谁？

混乱中有人握住他的手，告诉他要带他逃离这个恐怖血腥的地方。

好，带我离开，他抓紧那救命稻草，我们一起离开。
他漫无目的地跑起来，巫祝驱使一群厉鬼飞来抓住他的四肢，把他撕咬得血肉模糊。
大小巫祝们一哄而上，张牙舞爪，笑声如鬼魅，他被扛起来投入沸水滚烫的大鼎。

07

他浑身冷汗惊醒。

他转头，发现枕边放着一个头骨。

姜文焕！

他惊怒而起，抓着枕头将那东西打落在地。

不、不是，他摇摇头让自己清醒，不是姜文焕，姜文焕的尸体被岐周的人带走了，幸好、幸好。

他松懈下来，趴在床上大喘气，额头汗如雨下，流进他的眼睛里，辣得他睁不开。

这里……是他的居处，他怎么回来了？

他唤来一位宫人，那宫人弱弱答道，殿下，您在战场受了伤，便被送回，已经两个月了。

两个月，他竟昏睡了两个月。这两月不知道外面多少翻天覆地，既然他现在还能安静躺在寝宫，殷商应是暂时无恙。

他的肩头传来隐隐的痛，他想起那是被哪吒打得，哪吒以为他杀了姜文焕吧，现在整个西岐的人都以为是他杀了姜文焕吧。

恨他吧，恨吧。

反正实际上与他杀得也没什么分别，姜文焕是为了救他而死，哦，不，他自作多情了，姜文焕本就求死，是借着救他来自杀。就像他从闻仲手里救下姜文焕，是因为他本就想回到殷商，只是刚好遇到这样一个契机。

是呐，他们都达成了自己的目的，多好啊。他们还真不愧是表兄弟，有时候连做事都这么像。

他流下眼泪来。

姜文焕用他的血让他记起了人性祭祀的惨状，记起殷商原是个残暴血腥的吃人王朝，荣耀是堪堪遮住哀哀白骨堆的锦袍，一扯就裂。他记起回到殷商的本意，他放不下给他带来二十余年荣耀的殷商王朝，成汤子孙永远顶天立地，殷商的罪恶就由他承担，由他终结，他要用他一己之身洗净王朝身上的血污，他来让成汤天下回到五百年前的天命所归。

他不去想能不能如愿，玄鸟血脉的感召让他要咬牙坚持下去。他首先要杀死他的父亲殷寿，终结罪恶要以罪恶开始，正如以武止戈，以痛止痛，他注定走上父子相杀的不归路。姜文焕死了。他为他高兴，他再也不用体会血脉相残的彻骨之痛了。只剩他一个人孤零零带着宿命里的原罪苟延残喘，溺在盛满罪与罚的浓稠血池，被腥重的浆液剥夺呼吸与五感，最终骨化髓消，与血水融为一体。

殷寿的确篡改了他的记忆，他不知道自己还忘了什么，什么时候会想起来，他不知道还有多少痛彻心扉的可怕过往被忘却。可怕？再可怕还能甚于人性祭祀吗？他望向地上那块头骨，那应是殷寿放在他枕边来警示他的，还有什么比待在这白骨砌成的王宫更可怕。

他第一次觉得宽敞庄重的宫殿是暗无天日密不透风的牢房，压抑得他几乎喘不上气来，他走到屋外，在四周高耸的围墙里窥见一方天色。

碧蓝无际，母亲说那是东鲁大海的颜色，她想家了就抬头望望天。

天蓝如海，那是母亲的归处吗？母亲如今回家了吗？他才认清这王宫是森罗鬼狱，母亲却孤身在这里熬了二十年，数千个日夜夜的折磨摧残，母亲怎么熬过来的，是因为他吗？

他回想起与母亲相依为命的那段时光，在他们母子二人的小天地里，静水流深，槐香悠悠，连风都是温和的。

才刚刚沉浸到温柔的回忆中，他突然腹内绞痛，蹲下来缓解，却觉腹中似有沉沉病气。

他想到在昆仑学了一点医术，掐了诀去探。

他的腹中有一个孩子！

灵力探知的结果令他惊骇。

他怎么会有孩子？

又是谁的呢？

他不知道，但他护住了腹部。

他想也没想地要留下这孩子。

这孩子是他在这阴森恐怖的王宫里唯一的慰藉了。
他抱紧自己，蜷缩成一团，他又有亲人了，他不是孤身一人了，这算是上天对他的恩赐吗？他喜忧参半，喜的是天道竟仍愿意眷顾他这样的人，忧的是他不知道如何能在殷寿眼皮子底下护好这个孩子。
他要拼尽他所能，他绝不、绝不让他的孩子重复他的命运。

08

姬发在西岐为姜文焕立了衣冠冢，然后派人送他的尸骨回东鲁。
谁不想魂归故里呢？
何况那里是有着碧波千顷，一望无际的东鲁，在朝歌时，他们关系不错，姜文焕时常和兄弟们提起东鲁故乡，说那里多么多么好。东鲁……同样也是殷郊母亲的故乡，有着东鲁血脉的人，都很善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想必那里真如姜文焕所说的一般好。
他看出了姜文焕的死志。
谁也劝不回求死的人。
他唯有成全。
他反正也成全过许多人。
数年间，类似姜文焕的人不少，他们是被世道击碎的人，再也拼凑不起一个完整的心，不如用死亡彻底将它化为齑粉，这样便不会再痛苦了。
他愿意成全，他是被众人推上高处的王者，发号施令是他的职责，不过一声令下，便全了拥护者们所求，他们都很感激他。
在这颠乱的世道，死亡是以罪孽注解的超越。
所有人都在以死求解脱，唯有他必须在尸山血海中求生。
姬发得活着，带着数万枯骨的希冀，带着爱与责任。
姬发要活着。

09

不过几个月的光景，听说各路诸侯纷纷叛商，朝拜岐周，姬发自号为武王，带着先父姬昌的牌位一路南下，殷商屡战屡败。
殷郊用布帛束上高高隆起的腰腹，再度踏上战场。
他甫一露面，西岐那边的骂声便排山倒海而来。
殷商这边，没人愿意为一个被废黜的王孙说话，他就静静地听着。
愚蠢，鲁莽，冷血，暴虐……让他想一想，还有，不识好歹，忘恩负义，是非不分……
哦，原来他是这样一个人呀。
于是麻木不仁、背信弃义的殷郊捏诀施法，现出三头六臂、青面獠牙的巨大法相助阵，将士们开始冲锋，两军很快纠缠在一起。
战马嘶鸣，万千兵甲相拨如铁水涌动，忽然一个飒爽身影从乌泱泱的兵众中策马而出，厉声高喊：
“诸位将士，随我归周！殷商残暴无仁，倒反天罡，人人得而诛之！”
竟是邓婵玉！她扛着岐周的战旗高高举起，那旗帜随风飘扬，鲜艳夺目。
“追随邓将军！拥护武王！”
阵型突变，越来越多将士倒戈岐周，殷商军阵大乱，士气一落千丈，战场上的形势瞬间逆转。
殷郊心里一凉，维持不住法相，落在地上。
邓婵玉，闻仲太师的高徒，也叛变了。他倒在地上苦笑，回忆起几天前遇见邓婵玉，原来那日她是在做诀别。
那夜月明风清，他难以入眠，走出营帐，在一棵树下徘徊。
邓婵玉远远朝他走来。
殷郊。
邓将军怎么不休息。
睡不着起来走走，你呢？
我也是。
既然如此，我们一起说说话吧。

殷郊愣了一下，觉得奇怪，这邓婵玉将军从来冷漠寡言，今日怎么主动要和他聊天，但他还是笑着道了声好。

他们在树下坐好，邓婵玉开口便问他：

殷郊，你觉得太师是个什么样的人？

太师对殷商鞠躬尽瘁，极为忠心，又刚正不阿。

岐周那边很多人骂他是老顽固，你呢？你不认为他是愚忠吗？

殷郊怔了一瞬，摇摇头，随后又点了点头，长叹一声，我不知道怎么说，我想太师和我是一样的……

邓婵玉难得一笑，笑得也勉强，她倚着树，开始对他缓缓诉说：

我从小随我父亲镇守边关，父亲告诉我，殷商是个无比强盛的王朝，作为臣民，能为殷商守护天下，是无上的荣耀。后来父亲战死沙场，太师收留了我，我成了太师麾下最得意的弟子，跟着他征讨北海，一去就是十年。

凯旋后我心里是喜悦的，因为我就要到朝歌去了，那里是王都，父亲和太师都曾说那是英雄接受万民景仰的地方。他们没有骗我，大王果然为我们举办了盛筵接风。

然后我就看到了人祭。

我一下子骇住，但面上没有表现出来。殷商几百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我自然知道，但一直以为是杀战俘和奴隶殉葬，便没有觉得怎样。没想到在朝歌，虐杀人的手段五花八门，血腥残酷千百倍甚于战场，这样真的就能够感动上苍吗？我看向太师，他低下了头，显然也不忍看。那一刻，我对这英雄之地的憧憬就慢了下来。

祭礼结束后我问太师，原来这就是朝歌吗？太师只说成汤先祖打下来的殷商是真正的民心所归，天命所眷，是后来天下动乱，异族频频来犯，才……

太师也说不下去了，我明白，他愿意效忠殷商，一定是因为殷商曾经真如他所说那般，他是为了自己心中的那个殷商。殷商只是一时得了怪病，只要天下安定，还会恢复到从前，于是我再次跟随太师出征，为了信仰，也隐隐为了逃避朝歌。

可是这几年流了好多好多的血，死了好多好多人，比北海十年还要多的死伤，殷商的颓势也越来越严重，我看着太师仍然那么坚定，我相信太师，于是也逼着自己把心沉下来，我的双刀更加冷酷，杀敌无数，将士们在我得胜时为我欢呼庆贺，我逐渐对刀下亡魂感到麻木，就在我要以更多的鲜血当作荣耀时，我突然记起了人牲祭祀的场景。

我怎么可能对鲜血无动于衷呢？那些是活生生的人命，是我的同类，我不知道太师心目中的殷商到底存在与否，我只见眼前的鲜血。我开始怀疑这么多年太师是不是也像我一样自我催眠，竟为了一个遥不可及的信仰，把勇武征战当作借口，行屠戮之事。

我……我开始踟蹰不前，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下一次敌人再扑来的时候，我仍旧举刀反击，然后冷冷看着刀刃上的血，心里的罪孽又深一分。

邓婵玉一口气说完，他不发一言静静听着，从没想过她居然会有这么多话。

她站起来，凝望洁净的月亮，殷郊见她眼角湿润，眉心拧成结。

他也不禁自问，成汤天下，真的像他心中所想那般美好过吗？已经五百年了，他们谁也没有真正见到过，或许殷商王朝一直都是残酷恐怖，从未清明，那他又为了什么坚持？或许真的只是心里那一点虚妄的影，是宁自苦也不肯放下的执念，或许……

他把手轻轻放在小腹，或许是这个孩子又燃起他的希望，给了他坚持下去的理由。他一定得这么做，重构他理想的殷商，为他的孩子带来一个安宁祥和的世界。

他痛苦无力地闭上眼，听耳畔的激烈厮杀。

10

邓婵玉突然倒戈，这一仗殷商惨败，他记不清自己是怎么从一片混乱的战场上撤退，又是怎么痛苦抽搐着被再次送回王宫。

恍惚间战场上的火变成了祭台上的火，火光噼里啪啦，在他眼前狰狞如鬼爪，他低头发现自己被置于火上。

谁来救救他！

他伸出手呼喊，火焰开始吞噬他，他洁白的衣袍滚上黑边，一寸一寸向他的头脸逼近。

殷郊！

又是那熟悉的声音，他慌忙四顾，去找声音的主人。

我带你离开这里！

好，好，救救我，带我走。

他胡乱地递出手，却没有等到那人抓住他。

火苗贪婪地舔舐上他的手腕，好疼。

不！

被炙烤的疼痛让他清醒，他抬手，原来是睡梦中不小心打翻了烛台。

不等他清理伤口，他的腹部又开始剧烈抽痛，他这才发现他身下濡湿，羊水几乎流光，已经开始血流如崩，染红了半个床榻。

他要生产了！

不，他不能在这里生下孩子，孩子的啼哭会招来宫人，宫人们会去禀告殷寿，殷寿不会放过这个孩子的。

他艰难起身，拉过被子遮住一床血迹，用布帛勒住下身暂时止血，披上一件格外宽大的袍子，忍着剧痛，扶着墙根一步一步往外走。

他母亲旧日的宫殿很是偏僻，她做二王子妃时就住在这儿，殷寿登基，还没来得及等到正式的王后寝宫修缮完毕搬迁，就已殒命。如今便更荒凉破败，许久无人踏足。

终于走到了，他倚着枯死的老槐树短暂歇息一下，腹下又开始痉挛，他不敢再歇，步履蹒跚挪到屋内，倒在床榻上。

血已经把衣袍浸透，贴在皮肤上，刚刚变冷便有一股温热的新血涌出，他颤抖着解开衣服。

然后呢？然后呢？

他没有见过妇人生孩子，他要怎么办？再不生产，他的孩子会死在腹中。

他深呼吸，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回忆起曾经在军营的马场看过母马产小马驹，应该……是一样的道理。

于是他死死咬着衣服开始用力，很快疼痛盖过了他的力量，他浑身冷汗像从水里打捞出来一样，汗液湿透黑发，粘在脸上凌乱不堪。

他哀求孩子快出来，不要再折磨他，终于在漫长的阵痛中，他摸到了孩子的头。

好孩子、好孩子，他喘了一口气，接着使力，可无论如何，孩子也纹丝未动，似贪恋产道的温暖。终于，他掰着自己双腿的手脱了力，两腿打颤，他没有力气了，他开始眼花，头顶的帘幔倒悬，疼痛就要彻底吞没他。

在颠倒错乱的景象中，他仿佛看见他母亲的魂影停在床边，美丽的双眼忧伤温柔地凝望他，槐花香气将他包裹，令他安心。

母亲、母亲……

他两眼翻白，随后听见一声啼哭。

孩子出生了。

他在母亲生下他的床榻上又生下他的孩子。

他浑身脱力发软，眼前发黑，他累极了，好困，可 he 不敢睡去，他怕他睡着的时候，孩子被殷寿夺去。

咬着牙起身去抱孩子，扯过衣服擦掉孩子身上的污血，上天垂怜，是个健全的男婴。

他虚弱至极，几乎已经使不出法力，为了孩子的安全，他以心血护持，用最后的力量调动全身真气，为孩子施加了一层护身气罩，许是受到了感召，孩子竟停止了啼哭，安安静静睡着。

做完这一切他倒在床榻上喘息，思索着要如何藏好他的孩子，却瞥见了门口白金色的衣摆。

殷寿沉沉走到他身前，像看怪物一样看了他的孩子一眼，冷笑道：

“竟在宫里生了个野种。”

说着俯身去碰那婴儿。

“滚开！你别碰他！”

殷郊用全身力气推开他，随即被殷寿一反手拎着衣领摔到地上。

殷寿继续伸手想掐死孩子，却在快要碰到时被孩子周身的气罩弹开。

“嘶”，殷寿手上吃痛，眉峰一蹙，侧身朝门外唤道：

“姐己！”

听了殷寿的召唤，狐妖从门口探出头，缓缓走上前，因嗅到了鲜血而两眼放出凶光。

原来是狐妖感知到了不同寻常的血气，引着殷寿来了这里。

姐已显出狐相，涂满嫣红寇丹的长指甲尖利无比，朝婴儿探过去。

“滚开！”

殷郊不知从哪里迸发出一股奇异的力量，扑向床榻，蓬勃的母性震慑住同为雌性的狐狸，殷郊趁狐妖犹豫的一瞬推开她把孩子紧紧护在怀里。

他抬头怒视殷寿，阴狠道：

“谁敢碰他，我便杀谁！”

这孩子是他的命，不，比他一条残命更重千百倍，谁都不能打他孩子的主意，谁敢碰他的孩子，他必拼尽性命与他玉石俱焚！

殷寿看见他眼里滔滔杀意，竟有一种心里巨石终于落地的快感，他这个儿子，果然是要弑父，很好，果然是他的儿子，什么尊敬父亲，和他一样都是装出来的，终于露出真正意图了吧。这就是殷商，父不爱子，子不爱父，相杀是他们的宿命，血亲的血是江山永固最为上乘的祭品。他抽出腰间的佩剑，剑锋冷冷对着殷郊的脸，换来后者不屑嗤笑。

“杀了我，殷商只会亡的更快！你的王位还想坐几天？”

殷郊对上他的眼，第一次自下而上仰视他时用的不是崇拜的眼神。

“我会带他走，去战场，我们都别妨碍彼此的眼。”

殷寿权衡许久，终是舍不得现在就毁了他这一大杀器，狐妖能使他长生，殷郊修道也能长生，他们有的是时日沉沦下去，他想，哪怕等到天下人都死尽，他扯出阴湿的笑，放下剑带着姐已走了。

殷郊长舒一口气，轻轻拍着他的孩子。

好孩子，我带你离开这座王宫，我绝不会让你重蹈我的覆辙。

11

重挫殷商，使其再无回天之力的一仗，是邓婵玉领各路仙将，与闻仲同归于尽的一仗。

祭拜过邓婵玉，武王姬发回了王帐，听姜子牙向他述说决战阵法事宜。

“此阵共有三层。我们先以八位神将在八方结成初阵，再以五位神将分别对应五行进入阵法第二层。而前两层都是为了中心阵眼护法，便是最关键的第三层阵。彼时，请武王执神弓射落阵眼，阵法方成，可一举击溃殷商。”

武王沉默，思索一番问道：

“尚父，阵眼是谁？”

姜子牙一怔，别过眼。

“王不必担忧，自有义士襄助。”

武王垂眸，道：

“待伐商事成，我愿筑坛拜祭因此事殒命诸人，便以这位义士为尊，让他们受万世祭祀，与周祚共享香火。”

姜子牙满意地点点头，捋着胡须赞许道：

“善矣，这是天下共主该有的胸怀，有王如此，天下人幸甚。”

“只是尚父...事成之后，能否保殷郊一命？”

姬发望着他满眼哀求，姜子牙只是拍了拍他的肩。

“冥冥之中尽是天命，王请先歇息，还有诸多军政之事在等你，其余不必多想了。”

姜子牙平静地说完便离开了，姬发卸了力，几乎站不稳，他看向别在腰间的鬼侯剑，痛苦地闭上眼，仰头让泪水倒流回去。

他放不下与殷商不共戴天的杀兄之仇，放不下水深火热中的天下人，放不下为仇为义跟在他身后奉他为君任他驱使的众人，放不下挥剑四方成为英雄的志向，更逆不过天命。

他早不是当年在朝歌那个，为了所爱连刺王杀驾都说做就做的烈烈少年了。

他唯一可以舍弃，只能舍弃，必须舍弃的，只有他的殷郊，他的爱，他的执念，他的奢望。

12

邓婵玉死了，用她的命换了闻仲的命，她最尊敬的太师。

闻仲没有怪她的意思，闭上三只眼，平静地陨落，似终得殉道的坦然。

殷郊看见她死前口吐鲜血的样子，而她笑地解脱。

像姜文焕一样。

姜文焕说，只有用自己的血才能终结这一切。

只有用自己的血才能终结这一切。

他的母亲、姜文焕、邓婵玉……所有人都在用行动向他证明这句谶言，用淋漓鲜血暗示他，偿还血债的只有血。

他又一次梦见祭祀，灰色的天空，空旷的场地。

这一次没有乐声，没有哭声，也不见血。

烈火在祭坛燃起，噼里啪啦地响。

人牲们没有被束缚，皆手脚健全，站了一地，巫祝们没有起舞，神情端肃的分立祭台两侧。所有人都不发一言，安静地望着他，等待他，为他开出一条直通向祭坛的路，满怀期待地。

他是成汤末世子孙，五百年荣华与邪恶都倾于他一身，他一出生就带着食人王朝的原罪与向死而生的使命，他享受过王族的尊贵高傲，就合该以肉身献祭偿还。冲洗干净祭台上肮脏血污的，只有他这天命玄鸟的血；肥沃土地焕发新生的，只有焚烧他留下的灰烬。

他终于明白，累累罪行的王朝不配被拯救，唯一的出路是彻底毁灭。

而覆灭殷商的唯有他的死亡，他们血脉相连，早已不可分割，注定同归于尽。

西岐将士怎么骂他来着？

“殷郊，你背信弃义，不得好死！”

不得好死……不得好死……

是啊，他在昆仑发了绝誓，助周伐商，若有违逆，不得好死。

原来是这样一个不得好死。

好！

殷商的罪孽就由他终结，由他的死终结。

他走上祭坛。

殷郊！

熟悉的声音再度响起。

我带你离开，我带你离开。

不，我不能走。

他回头朝那人浅笑。

他这次终于看清了那个人的脸。

记忆如潮水倒流，他眼中腾起波涛，汹涌的不是恨，而是爱。

原来……原来……

他感到内心充盈着使他坚定的力量，他笑了，笑容如天神临世般温润安宁。

他走入熊熊烈火。

梦醒，眼中的火焰消退，他的心沉下来，不再恐惧，不再迷惘。

孩子在他身边安睡，他看着婴孩的睡颜，和失而复得的记忆里深爱的那人重合，簌簌流下眼泪。

他要裹上满身的罪，与这阴邪王朝一同倾覆，彻底终结轮回不尽的宿命，他的孩子才能得到新生，不必重复他的命运。

他想起那夜梦里的金凤入怀，这孩子是他全部的希望，他是玄鸟的血脉，亦是凤凰之命，他会代替他见证天下归一，江山无限，生民和乐，万邦来朝。

孩子，你的人生旷远悠长，彼时岁月静好，世界清明，你的眼就是母亲的眼。

好了，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他的孩子送走，谁可以帮他呢？

他脑海里不由得浮现起记忆深处，那位温和清冷的仙人。

13

夜里杨戩如约而至，殷郊看见小河边那道长身玉立的仙人身影，走过去淡淡唤了声：

“师兄。”

杨戩回身看他，眉目淡漠，殷郊微微苦笑。

“其他人都对我喊打喊杀，我只能找你了。”

杨戩犹豫片刻，终是叹道：

“你违背了天誓，谁也没有办法。”

“我懂得，我的罪愆，我自会领，只是有一件事求师兄。”

殷郊把一个襁褓婴儿放到他怀里。

“请师兄，带他去见他的父亲。”

“他绝不能，像我一样。”

杨戩抬头，那人已经走远，裙袍摇曳，带走一身月光。

14

殷郊站在镜前，光洁铜镜里的人眉目刚烈，神情坦然。

他披上白底绣金的袍，华美纹样由腥臭血污织就，皓皓之白是累累白骨堆积，殷商五百年的罪愆与荣耀压在他身上摇摇欲坠，他注定要献祭玄鸟之身，以血偿血，这是他作为成汤末世子孙的宿命。

待他成尘时，一切丑恶脏污收束，世界方归于寂静。

恍惚间，他看见那人依依不舍地流着泪，朝他伸出手挽留。

他闭目浅笑，爱与希望充沛在他四肢百骸，他一时五感通明，六根澄澈。

他感到无比心安。

姬发，你不要怕，骑上你的白马，行你欲行的路。

往前走，别回头。

15

姬发猛然睁眼。

他低头看卦象，指缝还夹着几根蓍草。

是凶兆。

止戈之战，他们为了万无一失，彻夜渡河。此刻天色还漆黑着，只有一轮明月高悬，还有不到一个时辰就能靠岸了。

却在占卜这一环出了问题。

他是个杀伐决断的人，谁知这一路莫名慌张，竟也向鬼神问凶吉。

“尚父，卦象不对，我内心不安，这仗不能打。”

“算卦这事儿，你没你爹的能耐，别瞎算了。”

姜子牙走上前，夺过他手里的这些物什，一把丢进河里。

姬发一懵，朝他咬牙瞪眼。

“尚父，你！”

姜子牙一脸严肃：

“事到如今，别犹犹豫豫的，还有些时辰，休息片刻吧。”

他哪里睡得着，只好去船头站着闭目养神。

江水悠悠，船身有些慌，他也跟着心下惴惴。

姬发，你不要怕。

仿佛神音落在心田。

他恍如梦中惊醒。

是你吗？

回应他的只有凛凛江风。

16

牧野终战，鼓声擂擂，姬发立于高大的战车上指挥布阵。

一切都按照他们的预想在进行。

各路神兵齐来相助，法阵即将结成，时机正好。

“请王上射落阵眼。”

两个兵卒抬着神弓呈上来，他稳稳举起，对准法阵，看见逐渐褪色的月光下，一抹白衣翩然降落到阵心。

怎么是你？

他执弓的手一颤。

姜子牙见他犹豫，急喝：

“姬发！你还在等什么？慢一分就会赔上更多将士！”

姬发没有反应，呆愣地目视前方。

“王上！”

一声“王上”拉回了他的思绪。

武王开弓，射落他的月亮。

天亮了。

17

他没有流一滴泪，他冷静地可怕，一路率领将士们踏破朝歌，从鹿台大火中找到殷寿尸身，斩头祭旗，焚毁王城，而后班师回镐，告慰先祖，而后改立新朝，登天子位，而后封赏功臣，大赦天下，而后筑台祭天，开榜封神。

他一身天子服制立于封神台，像被抽走了魂魄，徒留一具直挺挺的躯体钉在台上，面无表情地听姜子牙一个一个念出昔日故人的名字。

当念到“太岁星君，殷郊”时，一缕白色的魂影飞出封神榜，从他面前掠过，在祭坛中央停留一瞬，又立即归于天际。

他的眼泪终于奔涌而出。

后记1：

杨戩回昆仑前，交给姬发一个孩子。

“他说带孩子见他的父亲，我想只能是你。”

杨戩说完就走了，留下他愣在原地。

姬发看着怀里幼小的一团，这孩子长得像他们俩。

殷郊离开的前一天，深夜摸进了他的营帐。

那夜风雪很大，殷郊穿得单薄，带了一身寒气进来，他还没来得及责备他怎么不多穿点，殷郊就推着他倒在榻上。

然后火热的吻缠上来。

他从没见过殷郊这么主动的样子，心里一喜，抱住他回应。

他们紧紧相连，气喘吁吁也不停歇，忘情地在对方身上留下无数痕迹，几乎要把彼此刻尽骨血。

他没想到那夜的疯狂竟是殷郊的诀别。

从那以后他与殷郊动如参商，最后一次见面是他亲手射杀他。

仿佛注定了此兴彼落。

天命昭昭，还是垂怜了他二人，他们竟有了爱的延续，他们的联系永远不会被斩断了。

“都走啦？”

姜子牙从他身后突然冒出来。

“那不就剩我们俩喽。”

姬发无奈扶额。

“事情都结束了，尚父去齐国封地养老吧。”

“别啊”，姜子牙戳两下他的肩膀，“我走了你一个人能行吗？再陪你几年，你闷了还能跟我老头子说说话。”

“多谢尚父。”

“不用，你有心就多陪我回渭水钓钓鱼。”

“这回不用直钩了？”

姬发笑他，姜子牙抻了个懒腰，道：

“这不是直钩为了钓你父亲这条大鱼嘛，现在没有你父亲那样的人喽，尽剩下些贪吃食的小鱼，你找人呐，帮我调一篓好饵料，啊。”

姬发但笑不语，孩子在他怀里睡得安详。

新朝初定，与民更始。

周天子勤政爱民，一时上下和顺，百姓称颂。

再也没有人喊他“姬发”，取而代之的是一声声恭敬的“天子”“武王”“王上”。与姬旦议定周礼并推行后，众人愈发端谨，连仰面视君都不敢了。

万邦诸侯朝见天子，他独坐高台，受臣民俯首叩拜，耳畔传来阵阵雅乐，庄重悠扬。

不再是殷商阴沉如鬼语的乐声，旧朝的祭器与森森白骨被一同扫进焚坑，掩上黄土，永不见天日。

天命所归的周正国运昌隆，此时安居乐业的周民并没有意识到，下自三千年的礼仪之邦，皆从这里起始。

郁郁乎文哉！

后记2：

诸事已毕，他终于一病不起。

病榻上，他拉着姬旦的手，仔细嘱咐。

“四弟，我把鲁地封给你，待诵儿可以亲政，你就去那里，替我看看。那里是他的第二个故乡，他不曾去过，我也不曾。”

姬旦擦了擦眼泪，点点头。

“王兄放心，我都懂。”

目送姬旦出门，姜子牙来看他。

他咳了两声，虚弱道：

“这么多年，谢谢尚父。”

“不必，都是我该做的。”

“其实尚父一直什么都知道，对吗？”

姜子牙垂眸不语。

“尚父，如今我快要死了，心里只剩下最后一个疑惑，求尚父告诉我。”

“你尽管说吧。”

“我知道，殷郊是神仙命格，死后封神，归入天界，便与天地同寿。尚父说我命里是天下共主，但归根结底，不过是凡人的命格，我想知道，凡人死后，会怎么样？”

他扯住姜子牙的衣袖，喉间哽咽，“我和他，还能不能……”

姜子牙良久凝望他，苍老的眼中悲悯如滔滔渭水。

随后拂袖挥灭了他床前的一盏灯。

那蜡烛本就只剩下短短一截，姬发看着焦黑的烛芯倒在烛泪里，呛鼻的白烟丝缕腾起。

他闭上眼苦笑：

“我明白了。”

老者转身离开，步履蹒跚，直摇头长叹。

眼泪从姬发的睫毛缝隙中流下，他再没有睁开眼。

周王宫里逐渐飘荡起哭声，受礼制约束，那哭声呜呜咽咽，克制得很。

姜王后视角番外：

那时候姜王后还不是王后，她是东伯侯的女儿，东鲁物产丰饶，政通人和，她家室和睦，有父兄的宠爱，被教养成知书识礼但少烦忧的贵族女子。

大概十八岁的时候，商王降旨，迎她为二王子妃。她顺其自然地应下，与王族联姻是诸侯子女的命运，她一早知道，相反因为听说二王子是个能征善战、英明神武的人物时，内心有一丝期待。

迎亲的队伍来了城下，她拜别父兄，带着浩浩汤汤的随行车马往朝歌而去，把故乡抛在身后。

朝歌王宫威武繁丽，非诸侯小国可比，她不免惊叹。

但她从见到他的第一眼，心就慢了下来。

她的丈夫，名寿，的确气宇轩昂，他立于高台，目视前方，那眼睛的方向朝着她，但分明没有在看她。

或者说，他什么都没有在看，那双黑亮的眸子里容不下任何事物，只有令人脊背发寒的漠然。

于是她开始低眉垂首，不去直视那双她捉摸不透的眼。

礼成，她与他相对而坐，高台之下，巫祝登上中央祭坛，开始占卜凶吉。写满卜辞的巨大龟甲被置于熊熊火焰上炙烤，巫祝手舞足蹈，口中念念有词。那龟甲显现出她看不懂的裂纹，贞人捧之以示王上，曰“吉”，随后鼓乐之声响起，金石相击，震得她耳朵疼。这一切还算正常，直到十数个面刺黥纹的囚犯被牵到祭坛前，还不等她反应过来，那些囚犯便被削去双手，撕心裂肺的哭嚎声与乐声纠缠，顿时充满空旷的场地，哀转不绝。她骇得浑身冷汗，但不敢发抖，涌上高台的血腥味熏得她几欲作呕。她早听闻殷商好人牲祭祀，但一直以为只是杀战俘，轮不到她来观瞻。没想到这样的人祭竟应用于一切大事小情，杀人也并非手起刀落的爽快，而是用尽所有折磨人的手段。那些人牲被枭首，被腰斩，被砸碎全身骨头，尸体七零八落在祭坛边，鲜血如大水漫过，那刺目的腥红仿佛要把她吞没。她悄悄转头环顾，坐上首的商王与大王子满是笑意，她的丈夫依旧面无表情，漠视一切。肃穆的乐声仍在演奏，她听见那声音里夹杂着无数冤魂的哀嚎，在半空飘荡不散，勒着她的脖子使她呼吸不畅，她看见晴朗无云的天空染成血色，下起血雨。她突然悲哀地意识到，她再也回不去故土了。她要在这皮下是食人啮骨的荒唐鬼域中胆战心惊地过一辈子。她把指甲嵌进掌心，忍住反胃与眼泪。她十八年的纯洁明媚，碎裂了。

殷寿对她不冷不热，但也算相敬如宾，她每日察言观色，生怕说错话行错事。入宫以来，她不是没有听说过外族嫁来的女子得罪王族被当成高级祭品的先例。再恐惧也要努力活着，她身上系着东鲁一脉的平安，所幸从小习得的礼仪在身，王室最喜欢的就是他人的顺从，她很会扮演。后来她诞下一子，商王宫里数十年不曾闻新生儿的啼哭了，这是当今王上即位以来第一位王孙，举宫上下欣喜不已，老迈的帝乙亲自占卜，为王孙取名“郊”。“郊儿。”她抱着怀里小小一团逗弄，婴儿还未睁眼，懵懵懂懂抓着母亲的手指吮吸，一种微妙的、初为人母的喜悦包裹着她。这是她的孩子，她的郊儿。是她在这座阴森恐怖的王宫唯一的慰藉。两月后在外征战的殷寿得胜归来，没有卸甲洗尘，径直进了殿，卷进来些许浓重的血腥味。她微微皱眉，抱着孩子跪伏在榻边。“殿下。”殷寿只是淡淡扫了一眼那漂亮的孩子，便坐在案边倒水喝。他声音冷漠地仿佛在问一件无关紧要的事。“这就是我的儿子？”他不喜欢这个孩子。她愕了一瞬，回过神来却有些庆幸。这样孩子就只属于她了，他们母子相依为命，任谁也不能用“爱”来夺去她的骨肉，把他教化成这野蛮暴虐的嗜血王族的一员。她的孩子，会是最好的孩子，与这群人不一样。她会保护好她的孩子，他绝不能像她一样，在这可怕的王宫里凋零一生。婴儿睁开眼朝母亲笑，她握着孩子的小手，流下痛苦辛酸的泪。

殷寿常年在外出征战，偶尔回宫，也鲜少踏足她的居处。她不必再费心揣度他的心思，并得以独自教养殷郊。她用东鲁的办法养孩子，孩子一天天长大，跟她小时候一样温柔懂事。“小殿下真可爱。”宫人们围着他喂他吃点心，殷郊吃完知道自己擦擦手，收拾得干干净净才扑到母亲怀里。她捏住幼童雪白的小脸，祥和地朝他笑：

“郊儿真是好孩子。”

“郊儿最喜欢母亲，要一直一直和母亲在一起。”

小殷郊的声音真甜，她心里柔柔的，抱紧孩子幼小的躯体。若他能永远无忧无虑，哪怕一生都拘在这方寸居室，她想。可她的孩子终究是殷商的玄鸟，低矮的屋檐如何困得住他。只是她没想到这一天来的这么早。

郊儿跑出去找父亲，殷寿带了她的孩子去观看人祭。

傍晚阴云密布，她坐在庭院中的槐树下愁眉不展。

郊儿惊慌失措地跑回来，一头扎进她的怀里。

“母亲，我好怕，到处都是血，好腥，那些人在哭，好大声，很痛……”

“郊儿不怕，母亲在这里。”

她捧起孩子被吓得苍白的脸，她的心都要碎了。

殷寿！她怨恨他，从那一刻起她泯灭了所有一切对他仅存的夫妻之义。

可她能怎么办呢？她不能告诉他的孩子他父亲的真面目，甚至还要在孩子面前为他遮挡。

殷寿不配做父亲，但她作为母亲，不能伤孩子的心。

“母亲，我不喜欢杀人，可是他们说羌人该死，不杀就会造反来杀我们，母亲，怎么办？”

羌人？该死？

这里的人居然敢这样教她的孩子。

她犹豫了下，终是没有告诉他姜姓的本意。

“郊儿，你听母亲的，以后所有的祭祀，除了献祭五谷与牲畜的，你都不要去看。”

殷郊在她怀里胡乱点头。

她手指抚上身前的琴，低头对孩子说：“郊儿来，母亲教你抚琴，你以后不开心了就弹弹琴，母亲就在你身边。”

他们一同抚琴，乐声缓慢悠长，孩子慢慢在她怀中睡下。

八百诸侯献质子来朝歌，帝乙随手就把这八百个毛头小子丢给殷寿管理。

他们在城外建了质子营，殷郊知道了非要去，说要做像父亲一样的英雄，这样父亲才会对他满意。

她拦不住，默默帮他打点好行装，为他做了最柔软舒适的军靴和里衣。

“母亲别难过，我会隔几天就回宫住陪母亲的。”

她送他出宫门，殷郊见她忧心忡忡，柔声宽慰她。

“好郊儿。”

她摸摸他的头，她的孩子已经跟他一般高了。

她哥哥的儿子文焕也来了朝歌，那孩子沉稳，她提前安排好了，让侄子多照看表弟。郊儿单纯，殷寿也不会偏待他，军营里难免受委屈。

她目送他远去，他那样朝气蓬勃，她不忍打碎他的希望。

她的郊儿很争气，没用几年便成为了质子们的首领。

质子营里不看出身，郊儿走到这一步，受了太多苦，虽然每次都遮着不让她担心，可她什么都知道。

殷郊的努力没有换来殷寿半分目光，他没有泄气，也没有埋怨，更加拼命训练，望向殷寿的眼神满是崇敬与仰慕。

“母亲，我一定要让父亲满意。”

殷郊眼里泛着光彩，信心满满地笑着对她说。

她心里咯噔一下，倒水的手微颤。

她的孩子，太爱他的父亲了。

她恨极了殷寿，明明不爱自己的儿子，又为什么要与他扮演父慈子孝，他到底想干什么？

而她什么都阻止不了，眼睁睁望着她的孩子飞出她的怀抱。

冀州苏护叛乱，殷寿奉命带领质子营去平叛。

临行前夕，殷郊带了一个人来见她。

“母亲，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姬发。”

那个叫姬发的孩子跪在地上，不敢抬头，可她一眼就看出来这是个极聪慧有主意的孩子，绝非池中之物。

她注意到姬发的眼睛全程都在她的郊儿身上，甚至能从他的每一个动作预知他的想法，看见殷郊开心，就跟着偷偷微笑。

她心思单纯的孩子正欣喜地查看她为他出征准备的御寒衣物，还拿出其中一份分给姬发，姬发眼里一亮，却仍是小心翼翼抬头请示她，她慈祥地点头笑笑，那孩子才欢喜地收下。

这个姬发或许比文焕更能照顾好郊儿。他看郊儿的眼神，可不只是朋友。

她很欣慰，甚至有些感谢姬发。她的郊儿，终于不只有她在真正的爱他了。

两个孩子退下，她望着他们的背影，在心里默念：

请你，保护好我的孩子。

质子营首战告捷，王上甚悦，大宴群臣。

她不在乎战果，她只要她的孩子平安归来。

殷郊无恙，她将将放下心来，谁料变故陡生，王上与大王子横死，殷寿登基，她成了王后，郊儿是他唯一的儿子，自然便成了太子。

她知道这里未必没有殷寿的手笔，他还假惺惺地说愿自焚以平天谴。

呵，她在心里冷笑，殷寿此人，宁杀尽全天下的人，也不会牺牲自己的命，他的话，一个字也不可信。

可她那心思单纯的傻孩子信，冲上前让殷寿传位于他，他要替他赴死，她拦都拦不住。

傻孩子啊，你是那样干净澄澈一个人，他怎配？

她站在殷寿的阴影里，从侧面在他的眼中看出了猜忌。

甚至杀意。

所以大典结束后，她一直忧心忡忡，郊儿看出来，为她抚琴。

“母亲总说琴音静心，我弹给母亲听，母亲别难过。”

一曲毕，她按住殷郊的手，叹道：

“你这手，本是用来抚琴的，现在却用来执剑。”

殷郊笑得温柔又干净。

“母亲说笑了，抚琴执剑都是一样的，我执剑可以做父王那样的英雄，还能保护母亲，母亲喜欢我弹琴，我随时弹给母亲听。”

她怜惜地抚上孩子脸上的鞭伤，眼里的忧愁浓重得化不开。

这是殷寿打的，他心里没这孩子，手下自然不会留情。

殷郊却笑着说一点都不疼，让她放心。

他要去找殷寿，天真地以为能全家团聚，她几次欲言又止，终是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叹气。

她后悔没有拦住他。

她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变故一个接着一个。

殷寿的刀无差别对准了她的母族。

他们本没有什么夫妻之情，不想他连在天下人面前装一装都不屑。也是，他已然成王，连天下人的命都不在乎，又岂会在意口舌，如有异声，杀了便是。

逼子弑父，殷寿要让所有人跟他一样泯灭人性，他只要服从于他的称手兵器。

“姑姑。”

她的侄儿姜文焕从黑暗里跑过来，一身的血腥气。

他眼里颤抖着泪花，与铠甲上她兄长的血渍一同刺痛她的眼。

聚首在异国他乡的姑侄相对而泣。

怎么办呢？

晚风飒飒，她站在高台，千里江山映入眼帘。

殷商是满身脏污的王朝，可这片孕育了天下人的土地何辜？万民又何辜？

以人为牲的野蛮王朝不配坐拥天下，暴戾如殷寿更不配，谁能改变这一切？

她想起怀上殷郊前，夜梦玄鸟入怀。她从前只愿孩子平安，并不在意这所谓吉兆，如今回想，她的孩子才该是那天命之人。

她的孩子要好好活着，只有她至纯至善的郊儿，能洗去这个王朝的罪恶。

“文焕，你护好殷郊，找机会带他回东鲁，你们兄弟，一定要相互扶持。”

就让她先以死开路。
她披麻戴孝，执了匕首，只身前往酒池肉林。
郊儿，母亲要去行我的道了。
她的血漾了满池，腥红可怖一如嫁来朝歌时所见人性祭祀的场景。

她来最后看一眼她的孩子。
她想告诉他保护好自己，不要为她报仇，可成了一缕神魂的她开不了口。
她满眼悲伤地凝望她的孩子，殷郊伸手抓她，怎么也够不到，他慌张地呐喊母亲，从梦中惊醒。
她死了，魂魄却感到抽痛。她的孩子，很久不曾有这般痛苦、惊慌、迷茫、脆弱的神情。
她很想抱住她的孩子，告诉他“郊儿不怕，母亲在这里”，而如今他们阴阳两隔，她的爱再也不能被感知。
然后她看到她的孩子看见了她的尸身。
他们同时陷入彻骨的绝望。
殷寿是没有心的疯子，还要碾碎所有人的心，逼迫所有人都跟他一样。
她的孩子，她可怜的孩子，她呵护了多年的孩子，终于还是和她一样，被这吃人的王宫，撕碎了。
她的魂魄开始消散，她慢慢腾空，恢宏的王宫在她眼中逐渐渺小。
她的孩子啊！
她的哀怨化作露珠从槐花里坠落，落在她孩子的眼睛里，成为他的一滴泪。

题解：殷人祭祀，喜欢听人性哭嚎的声音，以为能感召天地鬼神。

注1：祭祀焚烧会导致阴天

注2：“姜”本意与“羌”同，泛指商王朝以外的蛮夷外族，“姜”指羌人中的女性

End Notes

本篇是上文字学认甲骨文读到烦躁的发疯之作。

我们老师大讲特讲人性祭祀，又谈了谈周朝的礼乐，我突然就想到明朝人写的封神，里面的人物自然按照文明之邦的价值标准来塑造，因此把这些人物放到真正的那个原始野蛮的殷商时代，必然痛苦扭曲纠结。

我试图表达神权主导的原始宗教社会向以人为本的文明社会过渡时站在两个时代交界点的人物的悲哀，文中的这些人物大多有良知，认识到了殷商的邪恶，但他们同样也是身居高位者，觉得人性祭祀的悲剧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一直是心存侥幸与幻想的，认为只要我不同流合污，就有可能改变它。只有厄运降临到自己和身边人的时候，才惊醒没有人能逃避这种命运，靠几个人温和的改良根本无济于事，反而成为帮凶，想要解脱，想要彻底改变，必须只能用自己的生命与鲜血来献祭，来偿还杀孽。

殷郊被殷寿篡改了记忆，他忘记和姬发的感情，忘记殷商人牲祭祀的残酷，忘记自己回到殷商的本意，以为殷商五百年只是出了殷寿这么一个暴君，除掉殷寿就可以，他和姬发也只是挚友反目，他作为殷商王孙要保护自己的家国。是身边人一个一个的死让他逐渐想起一切，他终于明白没有人可以被别人拯救，唯有自救，而在无解的命运漩涡里，自救的方法是自杀，他的自我献祭才能结束所有罪恶，他下定决心，接受他的宿命，最后记起和姬发的感情。他们有爱，有爱的延续，充沛的爱意给予他力量，坚定了他的心，让他平静坦然，爱让一切升华，他是带着爱与希望走向灭亡，他的死是万籁俱寂，是向死而生。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